

輕輕搖晃手中的波爾多紅酒杯，裡頭暗紅色液體隨之逆時鐘流動，散發出芳醇的香氣，抬手淺啜一口，男子若有似無的勾起嘴角，即便如此粉紅色瀏海下的雙眼卻沒有絲毫笑意，冷森森的目光穿過銀白色單邊眼鏡直視眼前的「她」。

「您的嗜好似乎變了，弗雷涅西先生。」稚嫩的聲音響起，一名年約十歲左右的男孩走進房間，短髮鮮紅如血，紅寶石般的雙眼鑲在白皙的肌膚上仿若一尊精緻的人偶，與外表相反言行十分老成。說話時眼神瞟了一眼「她」，表情沒有任何動搖。

「真是天大的誤會，盧米埃。我的品味才沒有無趣到這種地步。」被稱作弗雷涅西的男子不客氣的否定道。

面對如此不加以掩飾的批評，「她」沒有任何反應，或者應該說她無法有——因為她只是個屍體。

而弗雷涅西和盧米埃正站在殮房，看著一名擺在解剖台上死狀淒慘的女性。

「下巴至頸部有約莫7公分深被利刃所刺的致命傷，沒有遲疑創的痕跡，幾乎可以確定是遭他人放血致死，除此之外沒什麼特別的傷口。」

「如果是我至少會拉出舌頭繞個哥倫比亞領帶來玩玩。」帶有戲謔口吻的駭人話語分不清真假。盧米埃聳了聳肩，對弗雷涅西的惡趣味相當不以為意，況且不論玩笑的真實性，他十分肯定眼前這位男人做的出來。

深知自己的嗜好難以引起共鳴，弗雷涅西將話題拉回女屍身上。「這位小姐是我和葬儀社友人一場小交易的內容物，根據他的情報，最近有多具相似死法的女屍，其中有趣的是，現場皆繪有以鮮血製成的召喚陣。」

「呵呵，這猶如邪教所舉辦、將與惡魔秘密同歡的前夜祭不是很令人興奮嗎？我有預感，浸月會插手這件事情。」手中的紅酒杯再次晃動，弗雷涅西的神情儼然一副看戲的的態度，於他來說，犧牲再多祭品都沒關係，他在乎的就只有一件事情。

「您對這次事件意外的熱心呢。」

「作為組織成員，偶爾做點貢獻不是挺正常的嗎。」

「難道不是因為您不想錯過任何與惡魔接觸的機會，好讓您找到失去的『收藏品』的線索？」

「你這不是很清楚嗎？為此，只要是關於惡魔的，不管習性、能力、構造甚至一切我都不想瞭解——就連面前的你我都想剖開來大肆研究。」

「那麼我想您也清楚這是徒勞的，」盧米埃將手放在胸前，「這副肉身終究屬於小男孩的軀體。」

「……當然曉得。那你也應該慶幸你附身在的是克里索身上，要不是他，你的下場大概還是一樣逃不掉。」

「我可以將這份仁慈理解為您對身為養父其實是有所自覺的嗎？」

聞言弗雷涅西轉身低頭看向盧米埃，就這樣直接和鮮紅色眼眸對上視線。那是雙有著紅寶石色澤的瞳色，他知道，只有當身體回歸主人克里索貝洛時，光澤才會變回有如蘊藏一整座鬱綠森林的綠寶石色，如同亞歷山大變色石的特性，在日光和白熾燈的照射下分別散發出綠色和紅色。

克里索貝洛，依照字面上翻譯的意思是金綠寶石，對弗雷涅西來說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且屬於自己的收藏品。

「呵，看來你也並不是對所有事情都清楚。」語畢，勾起一抹似是在嘲笑的弧度，弗雷涅西將杯中的紅酒一飲而盡。